

古今說部叢書

第一集

二

售 代 館 書 印 務 商

(二) 國學扶輪社書目

花近月跋記	清管庭芬	本國白連史二角半	本國黃連史一角半	本國白連史一角半	本國黃連史一角半	本國白連史一角半	本國黃連史一角半	三
釣磯立談	宋史虛白	一冊	一冊	一冊	一冊	一冊	一冊	角
濟寶記	明尤長鐘	二冊	六冊	六冊	六冊	六冊	六冊	角
棗林雜俎	明談遷	二冊	一冊	一冊	一冊	一冊	一冊	角
聚林詩集	明談遷	二冊	一冊	一冊	一冊	一冊	一冊	角
尖陽叢筆	清莫齋	一冊	一冊	一冊	一冊	一冊	一冊	角
綠水亭雜識	清納蘭性德	一冊	一冊	一冊	一冊	一冊	一冊	角
橋西雜記	清葉名灝	一冊	一冊	一冊	一冊	一冊	一冊	角
陳一齋文集	清陳梓	一冊	一冊	一冊	一冊	一冊	一冊	角
陳一齋詩集	清余懋	一冊	一冊	一冊	一冊	一冊	一冊	角
古今說部叢書十集	八冊	六十冊	三十	二十	六	三	二	二
明朝四十家小說	八冊	六十冊	三十	二十	六	三	二	二
香艷叢書二十集八十冊								
雜書類								
陳眉公批西廂記原本二冊	六	一元四	一角	一角	一角	一角	一角	一角
六合內外瑣言屠居殿神六冊	一元二	一角	一角	一角	一角	一角	一角	一角
隨園軼事蔣劍人二冊	一元二	一角	一角	一角	一角	一角	一角	一角

燈下閒談

宋 江洵

呂用之在維楊日。佐渤海王擅政害人。具載于妖亂志中。中和四年秋。有商人劉損挈家乘巨船。自江夏至揚州。用之凡遇公私往來。悉令覘其行止。劉妻裴氏有國色。用之以陰事取其裴氏。劉下獄。劉獻金百兩免罪。雖脫非橫然亦憤惋。因成詩三首曰。寶釵分股合無緣。魚在深淵日在天。得意紫鸞休舞鏡。斷蹤青鳥罷啣箋。金盃倒覆難收水。玉軫傾欹懶續絃。從此龍蕪山下遇。祇應將淚比流泉。其二。鸞辭舊律知何止。鳳得新梧想稱心。紅粉尙殘香漠漠。白雲將散信沉沉。已休磨琢投歡玉。嬾更經營買笑金。願作山頭似人石。丈夫衣上淚痕深。其三。舊常遊處徧尋看。觀物傷情死一般。買笑樓前花已謝。畫眉窓下月空殘。雲歸巫峽音容斷。路隔星河去住難。莫道詩成無淚下。淚如泉滴亦須乾。詩成吟咏不輟。因一日晚凭水窓見河街上一虬鬚老叟。行步迅疾。骨貌昂藏。睛光射人。彩色晶瑩。如曳冰雪。跳上船來揖損曰。子中心有何不平之事。抱鬱塞。

之氣損。具對之。叟曰。祗今便爲取賢閣并寶貨回。卽發不可更停于此也。損察其意必俠士也。再拜而啓曰。長者能報人間不平。何不去蔓除根。豈更容姦黨。叟曰。呂用之屠割生民。奪君愛室。若令誅殛。固不爲難。實愆過已盈。亦神人共怒。祇候冥靈聚錄。方合身首支離。不唯試及一身。又須殃連七祖。且爲君取其妻室。未敢逾越神明。乃入呂用之家。化形于斗拱上。叱曰。呂用之背違君親。特行妖孽。以苛虐爲志。以惑亂律身。仍于喘息之間。更慕神仙之事。冥官方錄其過。上帝卽議行刑。吾今錄爾形骸。但加罪叱所取劉氏之妻。并其寶貨。速還前人。倘更慘色貪金。必見頭隨刀落。言訖鏗然。不見所逼。用之驚懼。遽起焚香再拜。夜遣幹事併賣金及裴氏還劉。不待明促。舟子解纜。虬鬚亦無蹤矣。

向薌林因入對論奏甚久。上顧問再三。中書舍人潘良貴攝左史。忽出位言曰。天時暑甚。向某不合以無益之言。久勤聖聽。公退上章待罪。且乞致仕。或者謂榻前因奏端研書畫。潘有此言。五峰行狀大畧相似。所奏不同耳。

皇朝類苑

宋 江少虞

李相簡穆公沆嘗被同年馬亮責之曰。外議以兄爲無口匏。公笑曰。吾居政府。然無長才。但外陳利害。一切報罷。聊以此報國爾。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。苟卑徇所陳。一一行之。則所傷實多。陸象先曰。庸人擾之。正所謂也。檢人苟一時之進。豈念於民耶。

王文正公曾爲人持重。在中書最爲賢相。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。公嘗語尹師魯曰。恩欲歸已。怨使誰當。聞者歎服。以爲名言。

薛簡肅公天禧初爲江淮發運使。辭王文正公。王無他語。但云。東南民力竭矣。薛退而謂人曰。眞宰相之言也。

慶曆初。仁宗服藥久不視朝。一日聖體康復。思見執政坐便殿。促召二府宰相。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。召至中書省數輩促公同列。亦贅公速行。公愈緩步。既見上。上曰。久疾方平。喜與卿等相見。而遲緩之來何也。公曰。陛下不豫。中外煩憂。

一旦聞急召近臣。臣等若奔馳以進。慮人心驚動耳。上以爲深得府臣之體。
文彥博知永興軍。起居舍人母湜鄂人也。至和中。湜上言陝西鐵錢賣物者不肯售。長安爲之亂。民多閉肆。僚屬請禁之。彥博曰。如此是愈使惑擾也。召絲絹行人出其家。縑帛數百疋。使賣之。曰。納其直。盡以鐵錢。勿以銅錢也。於是衆曉然知鐵錢不廢。而市肆復安矣。

曹侍中彬爲人仁愛。常知徐州。有吏犯罪。既立案。逾年。然後杖之人。皆不曉其旨。彬曰。吾聞此人新娶婦。若杖之。彼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。而惡之。朝夕笞罵。使不能自存。吾故緩其事。而法亦不赦也。其用志如此。

宜齋野乘

宋 吳枋

五帝非官天下

說苑載鮑白令之對始皇曰。天下官則讓賢。家則世繼。故曰五帝以天下爲官。三王以天下爲家。今觀帝王世紀云。黃帝次妃女節生少昊。則少昊乃黃帝子也。是傳位與子自黃帝始。而非起於夏禹。家語五帝德及書序注史顓帝紀。并通曆皆云。顓帝爲昌意子。則亦黃帝孫也。是少昊傳位於姪。史記家語。皆云帝嚳祖元囂。父蟜極。又高辛紀注。書序注。與帝王世紀。載嚳爲黃帝曾孫。則顓帝傳位與從姪。大戴禮并史記云。帝嚳下妃生蟜。則高辛又傳位於子高辛。次妃慶帝生堯。則蟜又傳位與弟。史記并舜典疏。以舜爲黃帝八代孫。則堯傳位與五世姪孫。前漢律曆志。載顓帝五世生鯀。則舜傳位與六世祖之從兄弟。如是則五帝亦可謂之家天下。今溯五帝之上而觀之。禮記注云。女媧承伏羲而淮南子覽冥訓注。古天子姓風。則亦伏羲之子孫也。禮記國語。皆云炎帝少典之。

子而家語與史記云黃帝有熊國君少典之裔子。國語又云黃帝炎帝之弟。則二君同是少典之子。以此而觀。家天下之制其來遠矣。或曰。夏之十七君皆姓姒。商之三十君皆姓子。周之三十七君皆姓姬。非如五帝之異姓。曰不然。五帝之時。世變不同。人各自爲一姓。故黃帝姓公孫。而少昊黃帝子也。改姓已。顓帝亦黃帝孫也。乃姓姬。堯寄於伊長孺家。從母所居。故姓伊耆。舜生姚墟。故姓姚。稷契與堯同父兄弟也。而稷姓姬。契以簡狄吞玄鳥卵而生。故姓子。若以異姓而論。謂黃帝與少昊非父子。而堯與稷契非同父之兄弟可乎。或曰。家以傳子。今五帝獨黃帝高辛傳位於子。少昊顓帝皆與姪而摯。則與弟蓋已非傳子矣。堯傳之曾姪孫。而舜又傳之同六世祖之從兄弟。服紀尤爲差遠。曰不然。長子考監明既以罪死。而放齊固嘗薦次子朱啓明矣。堯未嘗不欲傳之子。奈何朱之不肖。不足以嗣位。堯則擇同宗之姪孫而授之。舜亦不敢遽然以爲君。而猶避朱於南河。舜亦未嘗不欲傳之子。奈何商均之不肖。不能以繼緒。舜則擇同宗之從兄弟而傳之。禹亦不敢冒然以爲君。禹避商均於陽城。堯舜豈以

異族而授之天下哉。且如商之外丙傳弟仲壬。仲壬傳姪太甲。太甲傳弟雍已。祖辛傳弟沃甲。沃甲傳姪祖丁。祖丁傳堂弟南庚。南庚傳堂弟陽甲。祖庚傳弟祖甲。廩辛傳弟庚丁。而周懿王傳弟孝王。康王傳弟定王。則商周亦有傳弟姪者。其後如漢惠帝傳弟文帝。昭帝傳姪孫宣帝。成帝傳姪哀帝。哀帝傳從弟平帝。東海殤帝傳堂兄安帝。若冲帝傳質帝。則同高祖之從兄弟。質帝傳桓帝。則又同五世祖之從姪。比之舜禹。蓋無異也。且以祭法觀之。周則祖文而宗武。商則祖契而宗湯。夏則祖顓帝而宗禹。而舜則祖顓帝而宗堯。若舜爲異姓之國。奚必宗堯哉。蓋曰弟曰姪曰姪孫。既皆吾之族屬。而謂之非家天下。不可也。

過秦論誤

賈誼過秦論言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。按秦昭王五十一年滅西周。其後七年。莊襄王滅東周。四年。莊襄卒。始皇方卽位。則吞二周。乃始皇之曾祖與父。非始皇也。

先輩

唐世舉人呼已第者爲先輩。其自目則曰前進士。按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。初詣學者爲門人。滿歲試通一經。補弟子。滿二歲試通二經者。補文學掌故。不通經者聽須後試。故後試稱先試。而得第者爲先輩。由此也。前進士云者。亦放此猶曰早得進士。而其輩行在先也。此皆演繁露載通典語。枋卽容齋續筆。載貽子錄云。同年小錄。是雙隻先輩各一人分寫。宴上長少分雙隻相向而坐。以東爲上。側以西爲首。給舍員外遺補多來突宴。東先輩不遷。而西先輩避位。又紹聖間王聖塗澠水燕談云。蘇德詳漢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。登第初還鄉里。太守置宴以慶之。樂作。伶人致語曰。昔年隨侍嘗爲宰相郎君。今日登科。又是狀元先輩。又司馬溫公勸學歌云。一朝雲路果然登。姓名亞等呼先輩。詳味溫公之言。則登雲路者方呼先輩。如今黃甲並呼狀元一般。先輩猶言前名也。又葛常之丹陽集云。小說載優人有以李義山服藍縷之衣而出。或問曰。先輩之衣何在。曰爲館中諸學士擣將去矣。人以爲笑。又王直方詩話云。

蕭貫嘗夢至宮庭中賦詩。有一人曰。先輩異日必貴。又春渚紀聞載棋待詔劉仲甫聞祝不疑。先輩名品高着。人傳今秋來試南省。若以二家所載觀之。則以先輩爲稱呼。決非前輩之比。又韋莊浣花集有癸丑年下第獻新先輩詩。又墨客揮犀言。今人於榜下擇婿號曰鬱婿。有一新先輩少年。爲貴家所慕。欲以女妻之。又彭應來有賀新先輩二十八人及第詩。結句云。回頭應念差池者。重待陽和振羽毛。言新先輩則爲狀元爲前名明矣。若以爲長上先生。則安得加一新字。又曰。少年據言載牛僧孺應舉時。韓愈皇甫湜見之於青龍寺。稱牛爲卽先輩。又田表聖錫咸平集與胡旦書云。秀才卽先輩。乃卽日可爲先輩也。其義甚明。今人詩集中。因見唐詩有先輩二字。不深考其故。皆誤作前輩。近時有稱道士爲先輩。尤可笑也。

千字文字重複

千字文有女慕清潔。又有紈扇圓潔。重兩潔字。今宜改清潔爲清貞。庶不重複。

孟子與孟嘗君同時

或問孟子與孟嘗君同時否。曰。同。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。孟子見梁惠王。王有利國之間。慎靚王二年壬寅。惠王薨。孟子去魏適齊。而齊宣之立。在顯王三十七年乙丑。其卒在赧王元年丁未。孟子是年去齊。赧王乃慎靚王之子。顯王之孫。方顯王四十八年庚子。齊薛公田嬰卒。其子文嗣爲薛公。號曰孟嘗君。能招致諸侯游士。名重天下。則田文之立在梁惠王未薨之前。而孟子適齊之時。田文已立二年矣。以戰國策考之。馮諤西遊於梁。說惠王聘孟嘗君。齊王聞而謝之。則與孟嘗君正同時也。曰。孟子既游於齊。而孟嘗君之食客數千人。有一亞聖之大才。而不克置於賓客之列。何也。曰。太史公謂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。則當時之客皆非賢士可知。蓋孟嘗君非不欲招致孟子。而孟子決不屑就也。一魯仲連尚不爲平原君留。則孟子安肯爲君之客哉。其後孟嘗君廢。而賓客一日皆背去。此市井勢利之交。毋足怪者。君於此時不能自責其取士之乖謬。而欲唾客之面愚矣。

先子先君先人

今人稱先子先君先人爲父。然不獨父也。祖宗皆可。如曾西稱曾參曰。予先子之所畏也。則稱祖爲先子。子順曰。吾先君之相魯也。則稱六世祖爲先君。孔安國曰。先君孔子。又曰。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。則稱十一世祖爲先君。稱五世祖子襄爲先人也。

顏子非二十九歲死

史記云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。年二十九蚤死。則是魯哀公二年也。按圍陳蔡時。孔子年六十三。而顏子當是時年三十三矣。論語曰。從我於陳蔡者。皆不及門也。德行顏淵。則顏子尚無恙。史記載圍陳蔡後。使子貢至楚。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。令尹子西曰。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。由是觀之。則顏子之未死。益信而有證。非二十九歲明矣。

畫野分州

黃帝時。畫野分州。八家爲井。井一爲鄰。鄰三爲朋。朋三爲里。里五爲邑。邑十爲都。都十爲師。師十爲州。一州是百五十三萬家。

名不可稱

唐人多有稱人名者。詩中惟甚。今人學唐詩者。多倣倣之。不知其不可。枋記李習之答梁載言書云。孟子曰。天下之達道三。德爵年。惡得有其一。以慢其二。足下之書。章君詞楊君潛。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。足下齒幼而位卑。而皆名之。傳曰。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。觀習之之言。則當時亦以稱前輩名爲非。枋謂古者君稱臣名。父兄稱子弟名。師稱子弟名。禮疏云。名者職賤之稱。仲尼於弟子外。不敢稱人名。曾子稱子夏之名。蓋因子夏稱無罪怒而責之也。嘗考桓公四年夏。天王使伯糾來聘。注禮君於臣而不名者。五諸父兄不名。詩云。王曰叔父是也。子大夫不名。祭伯是也。盛德之士不名。叔肸是也。老臣不名。宰渠伯糾是也。如桓二年。及其大夫孔父。十七年蔡季自陳歸莊三年。紀季以鄆入于齊。閔元年季子來歸。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。公羊曰。何以不名。賢也。閔二年齊高子來盟。公羊曰。何以不名。喜之也。又白虎通曰。王者臣有不名者。五先王者。臣不名。與先王戮力共治者。尊而不名。尚書曰。咨爾伯。不言名也。不名者。貴賢。

者而已。故呂望郭子儀俱稱尚父。管夷吾稱仲父。裴寂稱裴監。魏晉以來多有贊拜不名者。以人主之待臣子猶爾。況常人乎。

小人小生

小人二字見於左傳。若小生則漢書朱雲傳。小生欲相更耶。張禹傳新學小生。皆是責人之語。若自稱小生。則始於唐韓退之與孟東野寄孟幾道聯句云。小生何足道。又酬司馬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云。嗟我小生值強伴。又呂和叔渭海晉集序云。不遠數千里授簡小生。

狀元詞誤

今人唱五百名中第一仙鵠鵠天詞第二句。更云花如羅綺柳如綿。最無意義。當是錯誤。分曉其詞以第二句與第十句對換過。義理方通。合云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閑平步上青天。綠袍乍着君恩重。黃榜初開御墨鮮。龍作馬玉爲鞭。花如羅綺柳如綿。時人莫訝登科早。自是嫦娥愛少年。

五

古今說部叢書

養魚經

越 范蠡

朱公居陶。齊威王聘朱公問之。曰。聞公在湖爲漁父。在齊爲鵩夷子皮。在西戎爲松子。在越爲范蠡。有諸。曰。有之。曰。公居足千萬家。累億金。何術乎。朱公曰。夫治生之法。有五。水畜居一。水畜所謂魚池也。以六畝地爲池。池中有九洲。多蓄莽芥水草。壘折爲之。求孕子鯉。魚長三尺者二十頭。牡鯉魚長三尺者四頭。以二月上庚日納池水。令水無聲。魚必生。至四月納一神守。六月納二神守。八月納三神守。神守者鱉也。所以納鱉者。魚二萬三百六十。則蛟龍爲之長。而魚將飛去。內鱉則魚不復去。在池中周繞九洲無窮。自謂江湖也。至來年二月得鯉魚長一尺者一萬五千枚。三尺者四萬五千枚。二尺者萬枚。貨之計得錢一百二十五萬。至明年得長一尺者十萬枚。長二尺者五萬枚。長三尺五萬枚。長四尺者四萬枚。留長二尺者二千枚。作種。所餘皆貨得錢五百一十五萬。候至明年。不可勝計也。王乃于後苑治池。一年得錢三千餘萬。池中九洲。仍分八谷。使